

“你是说A有男性共犯？”

“目前，我们正在清查她的周边关系。她以前做过酒女，不可能和男人毫无关系。”

“你这种话要是让全国的酒店小姐听到的话，他们恐怕会生气喔。”汤川嬉皮笑脸的喝着啤酒，然后一脸正经的说，“可以给我看看刚才那张画吗？”

“你说这个？”草薙把死者服装的速写图递给他。

汤川边看边嘟囔。

“凶手为什么要剥下尸体的衣服？”

“那当然是为了隐瞒死者身份，就跟毁掉脸孔和指纹一样。”

“如果是那样，应该带走脱下的衣服就行了吧？就是因为他没事找事想烧掉，结果烧到一半就熄了，才让你们有机会做出这种肖像图。”

“大概是太慌张吧。”

“基本上，如果是皮夹或驾照之类的东西或许还有可能，从衣服和鞋子能查出身份吗？剥除尸体衣服所冒的风险太大了。站在凶手的立场来看，应该只想尽快逃走才对。”

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难道脱下衣服还能有什么其他理由？”

“我无法断言。不过如果真有其他理由，在没有弄清那个理由之前，你们恐怕绝对找不出凶手。”汤川说着，用手指在肖像图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二年三班期末考的数学成绩惨不忍睹。不只是三班，整个二年级都考得很糟。石神觉得，这些学生一年比一年不会用脑了。